

以德服人的“林校长”

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年）初冬，廉州府城门外举行了一场饯行盛宴。

参加者有官有民，男女老少，空巷而出，宴席从城门口一直摆到了割过禾的稻田里。（凡郡之僚友、乡之大夫相与供张设祖，自郭门达郊垌，冠盖相属，以及里闲聚落之氓。）

众人之为饯行的人姓林，名建邦，字懋服，福建莆田人，是廉州府学的掌教，相当于“校长”。

“这丫头不是那鸭头”，那时的“校长”可不是今日的校长能比的。仕出科举之途，府学专门培养科举人才，官员皆由此出，府学的“校长”就跟“县长”一样望高权重。

在廉州府学任掌教六年的林建邦，接到任命，荣升湖广承天府知府。

同僚“倾巢而出”，“市长”（知府）以降，包括“副市长”（同知）、“副市长兼监察委主任”（通判）、“法院院长”（推官）、“办公室主任”（经历）、“纠风办主任”（照磨）、“公安局局长”（检教）、“监狱长”（司狱）……还有合浦、灵山、钦州的“教育局局长”（教谕）齐齐到场，纷纷举杯祝贺。

林建邦谦和地逐一回敬，大家熙熙攘攘，一派和乐。

从廉州府掌教调任承天府知府，无疑是破格提拔。

湖广承天府可不是寻常之地，它位于嘉靖皇帝的出生地安陆州（现钟祥市）。

嘉靖皇帝的前任明武宗朱厚照嬉戏无度，落水后一病不起，朱厚照没有儿子，堂弟朱厚熄捡漏坐上了皇位，在自己的出生地湖广布政司安陆州设立“承天府”，相当于一个“特别行政区”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不知不觉已是午后时分，随从催促“林校长”上路。

经常来往的朋友和执教过的学生，依依不舍，两百多人骑着马，跟着“林校长”的马车，一直将他送到了廉州地界（而门下士与其所常从游者二百余人，咸策羸马从之，逾廉之境犹依依不忍听去）。

这一幕，被当时参加饯行宴会的一位叫“钟振”的廉州乡贤记录下来。

钟振是嘉靖年间的合浦进士，曾先后担任过滁州知府、嘉定知府、户部郎中、福建按察司副使，后因“介性忤时，冠带归廉”。

钟振写了一篇《掌教林侯去思碑记》，讲述了廉州府学“校长”林建邦的感人事迹。

钟振记录了当时廉州府同僚和里巷之民听到林建邦调走的消息，伤心地围在掌教车前车后，就像跟父母亲戚分离一样。大家回到学官后，互相说起林掌教的为人与往事。

林建邦到廉州任掌教已有六年。他家学渊源深厚，堪称文章圣手，开合有度，有理有据，跟他的为人一样，从来不装腔作势，不讲空话套话。

林掌教待人接物态度温和，与之交谈如沐春风；他教学有方，把枯燥的经书讲得生动有趣，引得大家都来上他的课。有人原先无心向学，庆幸遇到林掌教，终于朽木可雕，“稀泥糊上了墙”。

大家七嘴八舌，回忆起过去府学的教师因为薪水低，工作辛苦，都斤斤计较，无所用心。林掌教来了之后，制定“教师守则”，搞“绩效考核”，大家再也不像原先那样吊儿郎当了。

林掌教同时也十分体恤教师，谁家里遇到困难都想方设法帮忙解决。（我先生至，则定其章程，作其勤厉，警其懈怠，恤其窘者。）

他对乡亲也是不分亲疏远近，娶不到老婆的、死了不能下葬的、受灾没有房子住的，凡此种忧心事、烦心事、揪心事，都成了他的操心事。

廉州一直以来中举登科的人寥寥无几，读书风气差，离京师万里之遥，有人进京会试常因筹集路费耽误日期，林掌教自己出钱送考，还勉励“等你的好消息”，从此廉州再没有出现过学生因贫困而失考的现象。（吾庠近稀科第，士气隳弛……士之以贡计偕春官者，阻于官费不时给，皆迁延迟暮。先生悉贷而趋之上道，曰：犹可冀于京闈也。自是士皆如期入京师。）

这话题触动了在场的人。一位当年在林掌教资助下得以赴京赶考，当上“公务员”的府吏，找到了辞官归乡的钟振，把大家的想法告诉他。

府吏对钟振说：“掌教过去经常夸你，你不是也得过他的资助进京赶考吗？他现在离开了，我担心他做的这些好事廉州人以后都忘了，你应该把它们记下来。”

钟振说，这与他所想的的不谋而合。像林掌教这样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，虽是其本色，但实在难得。他在府里和合浦县都任过职，又到府学当掌教，无论在哪个岗位任职，他的口碑都很好。特别是在合浦当知县时，采珠进贡简直是县里一灾，他摸清底细，把计划做得十分周全，既把事办了，又不使群众受罪，对百姓简直是再生之恩。（先生廉得其实，于是综核调度，成中肯綮，迨事集而民不告劳，四境欣然庆更生焉。）

那年廉州城西大火，烧了三百多间房屋，林掌教想方设法筹集善款救济，不到十日，大家都有了安身之所。

合浦县“教育局局长”（教谕）朱程、“副局长”（训导）陈湍履新上任没多久，因病相继去世，林掌教牵头把他们的丧事办得妥妥当当，完全按照礼仪规制。两人得以扶柩归葬，全靠林掌教之力。

还有一件与朱程有关的事，朱程刚上任就被债主追到衙里，逼着还钱，不得已告诉林掌教。林掌教二话没说，拿钱给他还了债。朱程去世后，林掌教拿着欠条在棺材前烧掉。这两件事花的钱并不是小数，其他恤贫抚困的例子，更是数不胜数。

钟振觉得，林掌教宅心仁厚，对人倾囊相助，实在不容易。尽管他现在离开了，但应该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，传播开来，让他成为更多人学习的榜样，而不应该让它们局限在府学或者廉州府，随着岁月流逝而湮没。

钟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廉州府署的郑杲、陈渐逵，并一起捐钱搞了块石碑，将林掌教的事迹刻成了碑文。

石碑现在自然找不到了，但因为这篇《掌教林侯去思碑记》，人们知道了林建邦的名字，知道廉州府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以德服人的“校长”。

正可谓：

凿石又如何，碑碣不复在。

不朽在人心，俎豆且何为。

盛德五百载，岁月未可埋。

颓然掷卷叹，斯人安在哉。